

随笔

回望苇岸

鲍尔吉·原野



《小憩》张朝曦 作

我认识苇岸是在1992年或许是1993年,当时北京的楼肇明老师编了一套散文集,叫《游心者笔丛》,里面有止庵一本,楼老师一本,我一本,还有苇岸一本,老愚一本,五本书,责任编辑是林燕。通过邹静之和陈永春的介绍,我们之间经常走动,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。

苇岸谈论散文,他并不多说写了多少散文、写了什么样的散文,在哪里发表,他说是散文背后的事情,就是人心、人的操守、人的心灵的纯洁性,还有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。我觉得他特别可爱,他是非常认真的人。比如说,他特别认真地谈文学作品的每一个细节,甚至像讲课一样,他在饭桌上也把每一个词说准确。这种情形我觉得稍微有点好笑,我没像他这样认真对待每一个字和每一个词。在苇岸看来,字跟天地是相通的,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是幸福的事情。

苇岸非常看不惯不认真的写作,他极端讨厌用文字去夺取各种各样的利益。当然现在看,几乎从有写作的历史开始,好多人就把写作的东西当做鱼钩来钓取好多东西,这个事情是永远避免不了的。我们在一起,苇岸会用很长的时间来谈文学,但他并不是一个文学狂,也没想拿文学把自己武装起来。在文学面前,文学像天边的云彩,苇岸像大地上的孩子,他始终在追逐这段云彩,他特别看重云彩的洁白,云彩的流动,云层里透出的光,但是苇岸从来没有忘记他自己是根植大地的人。他是北京人,从小生活在昌平那一带。昌平算是郊区,那边有非常好的麦地,有非常好的乡村风光,苇岸诚实地记录了他所观察的鸟类和庄稼的事情。他非常诚实。说到苇岸的时候,不能够忘记他的诚实。他对艺术、他对友谊都非常诚实。我也特别看重一个人的诚实,还有他对文学的诚实。你要知道你是谁,要知道自己的分量,知道你想干什么,你也需要知道你想做的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。

苇岸对待文学没有功利心,他只在写心中的美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苇岸的作品只是他的一部分作品,他非常不幸在年龄太早的时候就去世了,他有好多好东西没有写出来,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。我在苇岸的大自然写作里看出了写大自然的艰难。写大自然并非写游记,并不是说你在某一个星期日开着车去农村看你舅姥爷,顺便到庄稼地里看看。庄稼那叫农业,不叫大自然。写大自然要有足够的观察,最好的书写风格是朴素,因为大自然让你看到的最大的美学印象就是朴素与和谐。尽管你在大自然中看到了最鲜艳的花朵,它在土地上仍然是朴素的。即使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看到了最为震撼的一幕,比如说天空突然出现闪电,对人来说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,但这只是大自然小小的翻过的一章而已,对大自然而言,这不算什么大事。

当你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一个子孙的时候,你才可以听到大自然的一个声音,大自然会把她的美展现出去,而且你觉得自己并不是拿大自然换钱的人,换取名望地位的人。在这里面,你只有一种郁郁的心态,或者一种赞美大自然的态度,愿意在大自然当中得到教育的心态,才有可能把大自然写好。这些年我写过一点大自然的篇章,很想跟苇岸分享,和他交流,想听到他的看法,但是办不到了。

我想如果苇岸没有早逝的话,他这些年会写出非常好的大自然的篇章,会比我写的好得多得多。我们对待文学具有共同的态度,也就是说文学就是山河,我们只不过是赞美者、记录者而已。

我常称可凡为“师爷”——来自他在影视剧中塑造的“师爷”形象。得承认,在与可凡打交道的日子里,也默默地从他身上学习良多。

可凡是主持人,也时常现身影视圈,多家报纸的副刊版面,他的大名也常印在上面。能够横跨多个圈,正是他身上的“温良恭俭让”品质,使得合作者们都视他为值得尊重的合作对象。可凡还是个细心人。我有出版的新书寄给他,收到后,他会第一时间告知,并且拍出一张感觉很好的晒书图。对于赠书,他是真读,读完也会给出一些反馈与建议。

曹可凡是我见过的最稳定的人,当然,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要求,作为出境率很高的主持人,必须在任何状况下,都要保证情绪的稳定性,才能使得活动流程得以顺畅地进行。直到有一天,他发来微信,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安,这是罕见的事情。他告诉我,自己在外地的酒店,因疫情原因被隔离了,感觉到情绪上有一些不对劲,他这么说的时,恰好,我也处在被隔离的状况下,于是两个人相互鼓励了一番,最终以“哈哈”大笑一场的方式,结束了这番对话——笑的原因是,他在被隔离期间,写作灵感爆发,十来天时间里,写了五六万字,可算是写过瘾了。

第一次见曹可凡,大概是2016年。聚会上,他随意坐下,好像早已熟识,只是短暂离席了一下,又返回来的样子。后来,我们每次聚会,都是欢声笑语,声浪似要掀翻屋顶,可凡除了跟大家一样频繁举杯之外,也兴高采烈地聊点其他,但人群中,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不久之后,在读完他写作的家族史著作《蠡园惊梦》,便明白了那一点点不一样来自哪里。他系出名门,又是名嘴,所以,无论多么开怀,总还是要收着一点的。2017年,胡雪桦导演的电影《上海王》全国公映,曹可凡在片中饰演“师爷”一角。五年过去,回想起看片的那个夜晚,依然能记得他在大银幕上的形象,细腻生动,老练准确,有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观感——之所以产生这么戏剧性的观感,原因很简单,入戏之后的曹可凡所呈现出来的角色,原来是可以让人忘掉他的主持人身份的。

胡雪桦导演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邀请曹可凡出演《上海王》的故事:曹可凡是胡导第一位定下来的演员,但到开拍时却遭到投资方的反对,反对的理由有两个,一是绍兴师爷一般都是瘦子,曹可凡偏胖;二是他是主持人,观众

会出戏。对此,胡雪桦导演的反驳是:“我请可凡演这个角色,绝非出于私人关系,而是他符合我脑子里的‘师爷’角色。这个角色横跨清朝民国,几代‘上海王’在变,‘师爷’的鲜明却从没变过,他的身上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鲜明痕迹。这需要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演员,才能体现出上海滩的那种特殊味道。可凡身上有,那是老上海散发出的年代感,是家族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,是线装书和西方文化对他的熏陶,以及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交往和采访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。”一个对家族文化、祖辈传统铭记在心的人,一位喜欢读书与写作并重视思考与表达的人,他所做的功课,还有内心的修炼,外界是不可能看不到的,但体现在形象与气质上,却也是无法掩饰的。可能有人只看到了曹可凡的活跃,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内功与细节上的用心,而能够支撑他在多个舞台上展示自我的底气,则来自他永远在汨汨流淌、不会枯竭的丰富内心。

刘江导演的电视剧《老酒馆》中,曹可凡出演一位名叫村田的日本酒客,虽是配角,但村田的戏份不少,给了曹可凡一个更大的表演发挥空间。如何塑造这个日本农民,对导演和演员来说,都有不小的困难,但编导对于角色的高明定位,以及演员出色的演绎,使得人物身上的故事性与演员的表演魅力,成功地超越了可能具有争议的部分。

“从《金陵十三钗》里的孟先生到《老中医》里的吴雪初,直至《老酒馆》里的村田,已初尝角色的创造快乐。主持人或许只能展示本真的自我,表演却可借助于角色,走过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——表演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。”在这段曹可凡有关表演的阐述当中,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说法,即“创造角色的快乐”,他之所以乐于在银幕和荧屏上现身,他的感觉是,他有挣脱的欲望——挣脱于主持人的身份限定,跃出“曹可凡”这个标签的束缚,在他塑造的角色中,他体会到了另外的与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完全不同的感受。而对于从事创作的人来说,这种“上瘾”太重要了,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存在,创作的乐趣将会失去良多。

我对曹可凡了解得并不多,很难完整地写出他来,但他自身的丰富以及给人留下的信任感,却是能直观感受到的。这样一位文人气质浓郁的传媒与影视圈人物,的确值得更多地去接触,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故事。

回味

可凡的温良与底气

韩浩月

心语

独自还乡

介子平

在一个安静的地方,看窗外的人,从人海来,又回人海去,直至车马过尽人渐稀。掏出一本旧书翻阅,这个年龄对厚本新作已无读毕的信心。文学是现实的节选,面对现实,初听不知曲中意,再听已是曲中人。吾所寓意,只为己设,他人异解,并行不悖。

只有这一个下午的奢侈,明天还得早起,赶上午的会,交下午的表,喝晚上的酒。到底是酒好,还是心情好,心情好时,酒自然好,心情不好时,解乏减压者便是

好酒。太多的事情,大山般阻挡,想想便头疼,酒后可以暂且不想不顾,围桌谈些奇奇怪怪的问题,比如杨过独臂一人生活十六年,指甲怎么剪?小昭带了多年脚链,内裤如何换?推杯换盏,英雄论剑,胸怀天下,豪情万里,往往在酒后,酒醒权当未曾发生过。

该发生的事,迟早会寻到你,正如一些礼物,上天会兜个圈子送到你手。时间融化所有的尖锐,张爱玲说:“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,不是嚎啕大哭,也不是冲你发脾气,而是沉默不语,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”不栽树也不乘凉,不渡己也不渡人,这便是与我无关。没有

经历,便没有答案,心中有度,始得从容,以出世的态度入世。已经路过的风景,就不用再打听,没有期待的日子,反会顺顺利利,家岁平安。南山北山从此不碰面,事隔经年,即便思念也会过期。

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笔一刀,生活将你所经历的一切,深深浅浅刻于容颜,有的人不过一次远行,看上去无比沧桑,有的人历经千万磨难,依旧保有纯真。天大的事,只要睡得着便能过得去,情感的医生,终究是自己。从思维陷阱里爬出的人,以后会什么都不在乎,身上带着艰难时世中的薄暮之光,沉稳而柔和,走在独自还乡的路上。

人物

二姑杨翠花和杨河芬很亲。二姑夫梁益善是当地十里八乡出名的鞋匠,鞋做得好,也关爱亲戚们。杨河芬在自行车把上挂着书包,书包里装着母亲给二姑父拿的鞋底和布料、棉花。二姑父会用这些料免费给他们全家做出暖和舒适的棉鞋。那种鞋对当时的杨河芬全家而言,比如今的一双名牌鞋都珍贵。这种场景在杨河芬的眼前一闪就让他回到了当前的现实中。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得太缓慢了,所以中央才发起有史以来最有力的脱贫攻坚战。这一想法,让杨河芬忽然从心里理解了中央的这一决定。

众人两小时前还在繁华热闹的大同市区,在

拥挤的车流中挪动前行,这时却感觉像一下子被拉回到30年前的落后环境。这种落差让众人一时全都无言,李副局长打破沉寂突发感慨说:“农村破败沉寂、农业落后保守、农民贫穷困苦,这就是三农问题。这两年没少参加扶贫工作会议,耳濡目染,听了不少。说实话,听得再多也不如下来看看更触动人心,也就从心里理解中央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扶贫了。两个月前,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,更是强调,‘消除贫困,改善民生,实现共同富裕’。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扶贫攻坚会,‘精准扶贫,攻坚克难,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’被提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。我不是唱高调,我出身农村,对农村是有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4

 蒋 蒋
京 的
著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感情的,看到农村发展缓慢、农民贫困,我心里着实很沉重。”

老张说:“我也出身农家,河芬和小王也出身农家,从2013年起,局里调换扶贫工作队,我就和河芬、小王开始扶贫。那时不用驻村,一年来上几次就行。说句实话,扶贫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事情。”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5

 赵 树 义
著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小时候,我经常上山采摘棠梨,那时树少,惦记的人多,采摘的棠梨都是青的,只能带回家,贮藏砂锅中,埋放炕洞,慢慢腐烂,色泽虽难看,味道却很特别,俨然醉梨。沁源山上到处可见棠梨树,又很少有人采摘,便只能任由它自然熟透,坠落,零落成泥。

上行不到百米,又见

一棵棠梨树,大小与前一棵差不多,枝叶却更低,伸手便可采摘。我从树上挑了几颗色泽鲜艳、果肉饱满的,塞到嘴里,一嚼竟满嘴苦涩。我有些后悔,刚才该多捡些棠梨才是。我更惊异,两棵树相距如此之近,竟然一棵几近熟透,一棵依然青涩,此地气候差异如此之大,似乎每向山上攀登一步,空气湿度便减少一分。

将至山顶,老杨指着东北方向说,你们看那三座山头,像不像羊头?我循声看去,左面一山势缓且尖,貌似羊头,另外两山挺拔而圆,山顶还长着树,仿佛戴了一顶草帽,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。换个角度再看,中间山峰像头,两侧山峰似角,三座山峰合在一起,整体酷似羊头!回望山下,泉

眼、枯树、柳树所指方向竟是这三座山峰!

时近中午,本想从侧旁斜坡绕下,老邓说,来一趟不容易,去山顶看看?说罢,不待我们同意,自顾往山上爬去。我犹豫一下,随后跟去。或许接近山顶吧,山势陡峭,也无明显的路。好在山上荆棘稀疏、矮小,我手脚并用,沿着羊肠小道曲折攀上,抵达山顶时已气喘吁吁。坐在北侧乱石堆砌处歇息,回首见正中间一石巍然,站立其上,东西南北尽可收入眼底。南侧一石突兀而起,悬在半空,神似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的那块石头,想所谓红楼一梦,不过是一块石头的人间行走,所谓《石头记》,不过是红楼一梦。

纪实